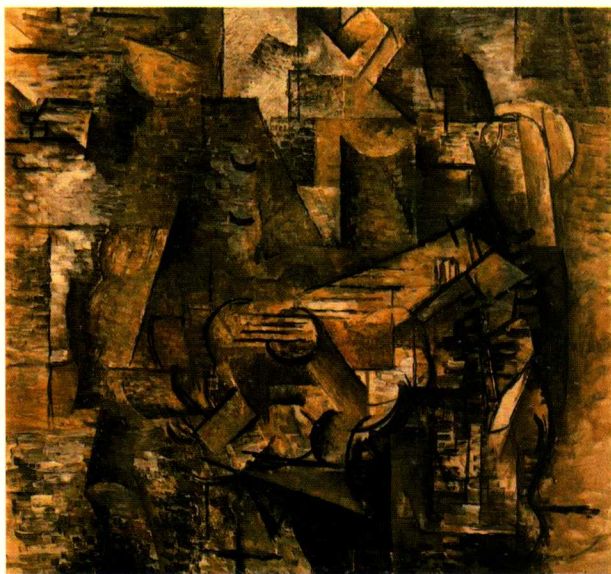




· 未来艺术丛书 · 孙周兴主编

# 瓦格纳事件 · 尼采反瓦格纳



[德] 弗里德里希·尼采 著  
孙周兴 译



· 未来艺术丛书 · 孙周兴主编

The future art space

# 瓦格纳事件 · 尼采反瓦格纳

〔德〕弗里德里希·尼采 著

孙周兴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瓦格纳事件·尼采反瓦格纳/(德)尼采著;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未来艺术丛书)

ISBN 978-7-100-12416-4

I.①瓦… II.①尼…②孙… III.①瓦格纳,W.R.  
(1813—1883)—歌剧—戏曲音乐—艺术评论 IV.  
①J6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7311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瓦格纳事件·尼采反瓦格纳

[德]弗里德里希·尼采 著

孙周兴 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2416-4

---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8½

定价:27.00 元



未 来 艺 术 丛 书

## 总 序

在我们时代的所有“终结”言说中，“艺术的终结”大概是被争论得最多、也最意味的一种。不过我以为，它也可能是最假惺惺的一种说法。老黑格尔就已经开始念叨“艺术的终结”了。黑格尔的逻辑令人讨厌，他是把艺术当作“绝对精神”之运动的低级阶段，说艺术是离“理念”最遥远的——艺术不完蛋，精神如何进步？然而黑格尔恐怕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多世纪以后居然有了“观念艺术”！但“观念 - 理念”为何就不能成为艺术或者艺术的要素呢？

如若限于欧洲 - 西方来说，20 世纪上半叶经历了一次回光返照式的哲学大繁荣，可视为对尼采的“上帝死了”宣言的积极回应。对欧洲知识理想的重新奠基以及对人类此在的深度关怀成为这个时期哲学的基本特征。不过，二次世界大战的暴戾之气阻断了这场最后的哲学盛宴。战后哲学虽然仍旧不失热闹，但哲学论题的局部化和哲学论述风格的激烈变异，已经足以让我们相信和确认海德格尔关于哲学的宣判：“哲学的终结”。海德格尔不无机智地说：“哲学的终结”不是“完蛋”而是“完成”，是把它所有的可能性都发挥出来了；他同时还不无狡猾地说：“哲学”虽然终结了，但“思想”兴起了。

我们固然可以一起期待后种族中心主义时代里世界多元思想的生成，但另一股文化力量的重生似乎更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被命名为“当代艺术”的文化形式。尽管人们对于“当代艺术”有种种非议，尽管“当

代艺术”由于经常失于野蛮无度的动作而让人起疑，有时不免让人讨厌，甚至连“当代艺术”这个名称也多半莫名其妙（哪个时代没有“当代”艺术呀？）——但无论如何，我们今天似乎已经不得不认为：文化的钟摆摆向艺术了。当代德国艺术大师格尔哈特·里希特倒是毫不隐晦，他直言道：哲学家和教士的时代结束了，咱们艺术家的时代到了。其实我们也看到，一个多世纪前的音乐大师瓦格纳早就有此说法了。

20世纪上半叶开展的“实存哲学/存在主义”本来就是被称为“本质主义”或“柏拉图主义”的西方主流哲学文化的“异类”，已经在观念层面上为战后艺术文化的勃兴做了铺垫，因为“实存哲学”对此在可能性之维的开拓和个体自由行动的强调，本身就已经具有创造性或者艺术性的指向。“实存哲学”说到底是一种艺术哲学。“实存哲学”指示着艺术的未来性。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宁愿说“未来艺术”而不说“当代艺术”。

所谓“未来艺术”当然也意味着“未来的艺术”。对于“未来的艺术”的形态，我们还不可能做出明确的预判，更不能做出固化的定义，而只可能有基于人类文化大局的预感和猜度。我们讲的“未来艺术”首要地却是指艺术活动本身具有未来性，是向可能性开放的实存行动。我们相信，作为实存行动的“未来艺术”应该是高度个体性的。若论政治动机，高度个体性的未来艺术是对全球民主体系造成的人类普遍同质化和平庸化趋势的反拨，所以它是戴着普遍观念镣铐的自由舞蹈。

战后越来越焕发生机的世界艺术已经显示了一种介入社会生活的感人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关于“艺术的终结”或者“当代艺术危机”的命题。德国艺术家安瑟姆·基弗的说法最好听：艺术总是在遭受危险，但艺术不曾没落——艺术几未没落。所以，我们计划的“未来艺术丛书”将以基弗的一本访谈录开始，是所谓《艺术在没落中升起》。

孙周兴

2014年6月15日记于沪上同济

# 目 录

## 瓦格纳事件

- 序言 3  
1888年5月都灵通信 7  
附言一 39  
附言二 47  
后记 53

## 尼采反瓦格纳

- 序言 61  
我所钦佩之处 65  
我持异议之处 69  
间奏曲 75  
作为危险的瓦格纳 79  
一种没有未来的音乐 85  
我们是对跖者 89  
瓦格纳归属何方 95

瓦格纳作为贞洁的使徒	99
我是怎样摆脱瓦格纳的	105
心理学家发言	109
后记	115
最富有者的贫困	121



# 瓦格纳事件

——一个音乐家的问题



# 序 言



我要来稍稍放松一下。如果说我在眼下这本著作中贬抑瓦格纳而赞扬比才，<sup>①</sup>那不只是出于纯粹的恶意。在众多玩笑当中，我要端出一件不能开玩笑的事。对我来说，背弃瓦格纳乃是一种命运；此后又喜欢上无论什么，于我乃是一种胜利。也许没有人{比我}<sup>②</sup>更加危险地与瓦格纳精神连生在一起，没有人{比我}更加强硬地抵御过瓦格纳精神，没有人{比我}更多地为了能够摆脱瓦格纳精神而欢欣。那是一个漫长的故事！<sup>③</sup>——想要用一个词来表达这个故事么？——倘若我是一个道德论者，谁知道我会怎样说出这个词呵！也许就是自我克服（*Selbstüberwindung*）罢。——不过，哲学家是不爱道德论者的……哲学家也不爱华丽辞章……

一个哲学家最初和最终要求自己什么呢？就是要于自身中克服他的时代，成为“无时代的”。那么，哲学家必须靠什么来经受他那最艰难的争执呢？要靠那种东西，它恰恰使他成为他那个时代的产儿。那好！与瓦格纳完全一样，我也是这个时代的产儿，就是说，我也是个颓废者（*décadent*）：<sup>④</sup>只不过，我理解了这一点，只不过，我抗拒了这一点。是我身上的哲学家因素抗拒了这一点。

① 比才（Georges Bizet, 1838—1875年）：法国音乐家，歌剧《卡门》的作者。卡门在尼采这里显然只是一个道具。在1888年12月27日致信卡尔·福克斯时，尼采明言：“您不可严肃看待我关于比才的说法；千真万确，比才完全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但作为一个针对瓦格纳的讽刺性对照，这效果是非常强烈的……”参看科利版《尼采书信全集》第8卷，柏林/纽约2003年，第554页。——译注

② { }表示译者所做的补充。——译注

③ 对我来说，背弃瓦格纳……]相关的提示语：向瓦格纳告别——与瓦格纳精神连生在一起/晦暗不清的、含混多义的、预兆不祥的，见笔记本W II 7，第70页；在科利版第13卷，16[74]中，有提纲式的关于风格的类似提示。——编注

④ 与瓦格纳完全一样，我……]参看《瞧，这个人》，“我为什么如此聪明”第2节开头。——编注

实际上，我最深层的关注就是颓废（*décadence*）问题，——对此我是有理由的。“善与恶”只是这个问题的变种而已。如果人们对于没落的征兆有了正确的识别力，也就能理解道德，——人们就能理解在道德最神圣的名称和价值公式中隐藏的东西：衰退的生命、求终结的意志、大疲惫。道德否定生命……为了完成这样一种使命，我必须有一种自律：——反对我身上的一切病态，包括瓦格纳，包括叔本华，包括整个现代“人性”。——对于全部时代性的、合时宜的东西，保持一种深刻的疏异、冷漠、清醒：而且作为最高的愿望，拥有查拉图斯特拉之眼，这眼从极远处俯视人类整个事实，——往底下观看……这样一个目标——又有何种牺牲不能与之相称呢？何种“自我克服”！何种“自我否定”！

我最伟大的体验乃是一种痊愈。瓦格纳纯然是我的疾病一种。

对于这种疾病，我自不会忘恩负义的。如果说我在这本著作中坚持一个命题，断定瓦格纳是有害的，那么，我更愿意坚持的一点就是：尽管如此，对于谁来说瓦格纳是不可或缺的——对于哲学家。没有瓦格纳，通常人们兴许还能凑合和将就：哲学家却是不能随便少了瓦格纳的。哲学家必须成为他那个时代的坏良心，<sup>①</sup>——为此他必须拥有关于他那个时代的最佳知识。但为了破解现代灵魂的迷宫，哲学家在哪里能找到一个比瓦格纳更知情的向导，一个比瓦格纳更雄辩的灵魂专家呢？通过瓦格纳，现代性说出它最隐秘的语言：它既不隐瞒自己的善，也不隐瞒自己的恶，它忘掉了所有的自惭形秽。而且反过来讲：如若人们弄清楚了瓦格纳身上的善与恶，人们也就差不多对现代的价值作了一次清算。——如若今天有一位音乐家说“我恨瓦格纳，但我再也受不了其他音乐了”，那是我完全能理解的。而倘若一位哲学家申明：“瓦格纳总结了现代性。没办法，人们必须首先成为瓦格纳信徒……”，那也是我可以理解的。

<sup>①</sup> 哲学家必须成为他那个……] 参看《善恶的彼岸》，第212节。——编注

---

1888年5月都灵通信

---





ridendo dicere severum... [笑着说正经] ①

昨天——您相信吗？——我第二十遍听了比才的杰作。我又以一种温柔的虔诚之心坚持下来了，我又没有逃之夭夭。我的不耐烦竟被战胜了，这事可让我吃惊不小。这样一部作品是怎样使人完满啊！这当儿，人们自己也会变成“杰作”。——每当我听《卡门》时，我真的觉得自己更像一个哲学家了，是一个出色的哲学家了，比通常情况下的感觉更好：变得那么忍耐，那么幸福，那么有印度味，那么喜欢呆坐……端坐五个小时：这是神圣的第一阶段！——是不是允许我说，比才的管弦乐差不多是我还受得了的唯一的管弦乐呢？现在风行的那另一种管弦乐，瓦格纳的管弦乐，残忍（brutal）、做作（künstlich）而同时又“无辜”（unschuld），因此突然向现代灵魂的三种官能倾诉，——这种瓦格纳管弦乐对我来说是多么有害啊！我把它叫作西罗科风。②我于是冒出一身臭

① 笑着说正经] 参看贺拉斯：《讽刺诗集》I, 1, 24: “Quamquam ridentem dicere verum quid vetat?” [有什么妨碍我们笑着说真理呢? ]——编注

② 西罗科风（Scirocco）：德语作 Schirokko，欧洲南部的一种热风。——译注